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郭　漫○改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一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选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航空工业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郭漫◎改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面临着经济困难和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派的进攻，保尔•柯察金从小在贫苦的工人家庭中长大，炼就出一副坚强不屈的性格。年轻的保尔•柯察金在布尔什维克党员朱赫来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和工作中他都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旺盛的革命热情。作者为我们深刻地描写了保尔内心世界的美，保尔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病魔，甚至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写作。保尔对生活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郭漫改编
.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243-782-1

Ⅰ.①钢… Ⅱ.①奥…②郭…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 Ⅳ.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743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de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10000　定价：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Qian yan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著名作家。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23—1924年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创作了一部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即《暴风雨所诞生的》）。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的过程中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做斗争。

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6年12月22日，由于重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小说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培养下，在革命烽火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他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着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壮丽诗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所以被人们爱不释手，是因为文中塑造的“保尔”形象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激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

这本书使我们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应该勇于去拼搏、去奋斗；激励我们敢于向命运、向自然、向挫折挑战。人只有在这种英勇的拼搏中超越自我，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让我们做一个有顽强精神、顽强毅力的人，在生活的烈火中百炼成钢吧！

编　者

Mu目录lu

第一部

第一章 …… 002
第二章 …… 011
第三章 …… 020
第四章 …… 029
第五章 …… 036
第六章 …… 043
第七章 …… 054
第八章 …… 061
第九章 …… 068

第二部

第一章 …… 078
第二章 …… 084
第三章 …… 101
第四章 …… 112
第五章 …… 123
第六章 …… 131
第七章 …… 144
第八章 …… 1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6 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4 个男生，2 个女生。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 4 个男孩子身上。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4 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帐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3 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 6 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级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



交代呢？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撒进去了。谢廖沙倒没事，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12 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 8 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

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好。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

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

“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因为屋里全是蒸汽，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只有 18 岁。

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问你大婶去吧，她会统统告诉你的，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那些老爷们很挑剔，总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又看，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马上会把你撵出去。”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3 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12 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吃耳刮子。

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名叫阿尼西娅的，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瞧，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

“是啊，挺好的小伙子，”弗罗霞说，“干起活来不用催。”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 7 点钟，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斜着白不呲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 6 点准时来接班。”

“干吗 6 点？”保尔问。“不是 7 点换班吗？”

“谁乐意 7 点，谁就 7 点好了，你得 6 点来。要是再啰嗦，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我就 7 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瞧，就在眼前了，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就是。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

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要你好看，叫你脱一层皮。等你干上一年，我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现在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可是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对保尔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有 6 条铁路经过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开到各地去。有的从前线开来，有的开到前线去。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清一色灰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 20 多个人。10 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来回穿梭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 8 个卢布长到 10 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许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一个月才挣 48 个卢布，我才挣 10 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也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有了钱就喝尽赌光。”

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 15 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感到更加烦闷了。

这个爱笑的、快乐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了，保尔这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的争吵叫骂，他就会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

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炉火烤得他暖烘烘的，挺舒服。

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回到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上来，他想起了弗罗霞。那时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那里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兴奋得满脸通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普罗霍尔转了个弯，朝下面走去，保尔看见了他的宽肩膀和大脑袋。

正在这时候，又有人从上面轻轻地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掉头朝上面看了一眼。

“什么事?”他咕哝了一句。

有人顺着楼梯走了下来，保尔认出是弗罗霞。

她拉住堂倌的袖子，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

“可是人家给你的是 300 个卢布啊。”弗罗霞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你说什么，300 个卢布？”普罗霍尔挖苦说。“怎么，你想都要？好小姐，一个洗家什的女人，值那么多钱吗？照我看，给你 50 个卢布就不少了。你想想，你有多走运吧！就是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 50 个卢布，你得谢天谢地。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一二十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身到厨房去了。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仇恨更深更强了，他憎恶和仇视周围的一切。“唉，我要是个大力士，一定揍死这个无赖！我怎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那样强壮呢？”

克利姆卡总是跑上来跟保尔一起消磨时间。厨房里的这个小徒弟跟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打开的炉门前面。保尔也在墙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头发蓬松的人影，他头也不回地说：“坐下吧，克利姆卡。”

厨房的小徒弟爬上劈柴堆，躺了下来。他看了看坐在那里闷声不响的保尔，笑着说：“你怎么啦？对火做法吗？”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目光从火苗上移开。现在这一双闪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克利姆卡。克利姆卡从他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无言的悲哀。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伙伴这种忧郁的神情。

“保尔，今天你有点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样。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

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马上就会给赶出去。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她们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家摆布。”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出乎他的意外。

1 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 3 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

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他在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6 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

“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第二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崩得分子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1917 年匆匆过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 11 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1918 年的春天，3 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这时，背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

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 3 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3 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3 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4 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1 门炮，30 发炮弹，200 个步兵和 60 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